

宣 傳 叢 書 之 三

二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中 國 民 黨 江 蘇 省 執 行 委 員 會 印 發

總理自傳

——此篇爲先生所著之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章所言皆先生經營革命歷史蓋自傳也——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或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

中國之革命

二

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節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士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庭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于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

，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莫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旣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庭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

中國之革命

四

，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彭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庭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高詠南、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鄧士良、并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舉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程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致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卽宮崎寅藏之兄世，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長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訝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

中國之革命

六

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遊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

祕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迹，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會拜之，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麤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

中國之革命

八

其義者。當予之至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庭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攷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尤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

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

隨面諭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銅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

中國之革命

一〇

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往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者，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祇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祇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

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爲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

中國之革革

一二

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卽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放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

，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沈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

中國之革命

一四

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禹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蚪齋，張溥泉等，即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當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

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道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任祕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爲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租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

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